

国际需求萎缩冲击、贸易网络与中国 “稳外贸”目标

桑百川 王 萱

摘要：“稳外贸”是实现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本文从贸易网络视角出发，探讨国际需求萎缩冲击背景下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稳外贸”效应。基于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CEPII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本文测算了企业层面相对外生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指标和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指标。研究发现，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有助于缓解国际需求冲击的出口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主要通过增强网络信息效应和网络资源获取能力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网络地位主要缓解来自外围国家的需求萎缩冲击和多产品企业、需求网络集中度较低企业遭受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在国际复杂变局下，本研究对稳定中国外贸基本盘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际需求萎缩冲击；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稳外贸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3) 7-0018-17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当前，稳定外贸基本盘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然而，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俄乌冲突持续发酵随即引致欧洲能源危机，全球货币贬值和通胀高企又加剧了全球需求萎缩，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受此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1—4季度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15.8%、12.9%、9.99%和-6.81%，出口增速呈波动下行趋势。由此可见，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是制约中国出口的重要因素，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已经成为中国“稳外贸”的重要挑战。

[收稿日期] 2023-01-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与谈判策略研究”(19ZDA06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一般项目“国际需求冲击、贸易网络与中国‘稳外贸’目标”(202207)

[作者信息] 桑百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王萱（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子信箱 wangxuan_yeah1996@163.com

作为稳外贸的市场主体,企业如何在外部需求冲击背景下应对挑战,稳定出口?回答这一问题对稳定中国外贸基本盘具有现实意义。历经四十余年的开放式发展,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已经由“边缘国”攀升为“枢纽国”(洪俊杰和高辉,2019)^[1],国内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明显提升(吕越和尉亚宁,2020)^[2]。贸易网络地位体现着经济主体对贸易网络资源的支配能力,在遭遇国际需求冲击时,居于核心地位的企业更容易依靠自身的网络优势地位调配生产资源,分散市场风险(刘景卿等,2021)^[3],即贸易网络地位越高,其主导作用越强,越能降低外部冲击风险。鉴于此,本文推断: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能够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对企业出口的抑制效应。通过借鉴现有文献做法,本文构造并测算了企业层面相对外生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指标和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指标,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企业贸易网络地位通过增强网络信息效应和网络资源获取能力缓解国际需求冲击出口抑制效应的内在机理。

本研究主要与两支文献密切相关。第一支文献集中考察国际需求变化对微观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理。从理论上来说,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直接作用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规模,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和决策(Mayer et al., 2021)^[4];侯欣裕和孙浦阳,2019^[5])。基于国际需求扩张视角的研究表明,当面临国际市场需求扩张时,企业出口规模增加(Aghion et al., 2019)^[6]。不仅如此,扩张的国际市场需求会通过市场竞争渠道显著影响企业出口产品价格、范围、出口重心和分布离散度(钟腾龙和余森杰,2020)^[7]。基于国际需求萎缩视角的研究表明,萎缩的国际市场需求可能扭曲要素资源配置,损害企业生产率和经营绩效,进而影响企业出口决策(苏启林等,2016)^[8],甚至促使企业出口转内销(戴觅和茅锐,2015)^[9]。

另一支文献聚焦于探讨贸易网络的影响效应。从宏观层面考察贸易网络的研究发现,一国强化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特征对于克服非正式贸易壁垒(刘庆林和綦建红,2004)^[10],减少国家冲突(Maoz et al., 2006)^[11],弱化外部冲击影响(刘景卿等,2021),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马述忠等,2016)^[12];洪俊杰和高辉,2019)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微观视角来看,企业贸易网络关联通过信息搜寻降低出口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概率、存活概率和出口规模提升(吴群锋和杨汝岱,2019)^[13];同时,广泛的贸易网络联系可以在危机发生时起到分散风险和缓解冲击的作用,从而提升企业中断的贸易关系在危机后的恢复概率(Todo et al., 2015)^[14];胡昭玲和高晓彤,2022^[15])。此外,企业贸易网络关联还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吕越和尉亚宁,2020)、技术创新水平(Bel-lamy et al., 2014)^[16];高辉等,2022^[17])和生产效率(Kao et al., 2017)^[18];陈平和郭敏平,2020^[19])等。

上述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可能体现在:第一,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际需求冲击对出口的影响机理,或考察贸易网络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献探究国际需求萎缩冲击视角下贸易网络的

“稳外贸”效应，本文在构建企业层面相对外生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指标和贸易网络中心度的基础上，率先检验了企业贸易网络地位如何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出口抑制效应，弥补了相关文献的不足。第二，本文从企业个体所处网络性质和网络结构特征出发，创新性地从网络信息效应和网络资源获取等方面探讨了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稳定出口的内在机理。第三，本文从世界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出口产品种类特征、需求市场网络结构特征等多重视角进行了丰富的异质性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伴随各国之间贸易关联的逐步深化，企业的出口贸易活动在地域和产品维度上实现双重扩张，以国家为节点，以贸易关联为边，出口贸易活动逐渐呈全球网络状分布，构成全球出口贸易网络。紧密的贸易联系使得出口贸易网络更具弹性，促进各国外贸增长，但与此同时，广泛的网络连通也成为提高和传播需求冲击的渠道 (Di Giovanni et al., 2014)^[20]。现有文献已经表明，国际需求萎缩冲击会直接作用于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规模，进而抑制企业出口 (Aghion et al., 2019)。但也有学者认为，若企业不断提高其在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程度，逐步占据贸易网络的核心地位，其可有效弱化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影响 (刘景卿等, 2021)。网络中心度作为衡量企业网络地位的重要指标，可以反映企业在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程度 (Burt, 1995)^[21]。贸易网络地位越高，经济主体在贸易网络中的行动力和影响力就越强，强大的经济主体更容易依靠自身的网络优势地位调配生产资源，分散市场风险。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国际需求萎缩冲击会抑制企业出口，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有助于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出口抑制效应。

贸易网络是市场信息传播和网络资源流通的重要通道，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主要通过网络信息效应机制和网络资源获取机制缓解需求萎缩冲击的出口抑制效应。

第一，网络信息效应机制。相较于国内贸易，跨国信息壁垒是加剧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冲击企业出口稳定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其一，出口目的国需求偏好变化、产品价格和风险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前不确定性是企业出口稳定的重要约束 (吴群锋和杨汝岱, 2019; 刘洪愧, 2022^[22])。如果不能及时获悉消费者需求和产品价格等市场信息的变化，企业将难以及时调整出口组合策略以应对市场变化，最终会增大企业的出口风险，引起出口波动 (胡馨月等, 2021)^[23]。其二，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出口目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制度差异等非正式贸易壁垒很容易引发出出口企业与目标国之间的契约摩擦等问题，从而影响企业出口合同的存续性，继而引致不稳定的出口贸易关系 (铁瑛和刘逸群, 2021)^[24]。而企业贸易网络作为重要的市场信息传播渠道，能够凭借其“嵌入型”网络关系帮助企业扩

大信息搜索和知识储备,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出口过程中的不确定性(Chaney, 2014)^[25]。此外,网络位置优劣直接决定了企业在网络中所掌控信息优势的权力配置大小(Linton, 1979)^[26]。一般认为,中心性高的企业在网络中更占主导地位,获取可信信息的优势更强(Burt, 1995)。因此,本文认为,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能够增强贸易网络的信息效应,提升企业的风险洞察能力和决策能力,通过降低出口目的国的信息不对称性,减少企业出口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缓解需求萎缩冲击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另外,出口固定成本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企业进入退出市场的行为动态(Das et al., 2007)^[27],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搜寻成本上升直接拉高了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促使部分以支付较高的可变成本为代价支付更低出口固定成本的企业,在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下,更加频繁地进入退出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网络的信息职能还会通过降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强化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平稳出口的可能性(Fugazza and Molina, 2016)^[28]。

第二,网络资源获取机制。企业拥有的资源可以在国际市场冲击中给企业提供足够缓冲,帮助企业快速成长,从而在冲击中维持出口增长(刘洪愧, 2022)。贸易网络是资源流通的重要通道(Burt, 1995),提升贸易网络地位能够增强企业对资金和中间品等网络资源的获取和控制能力,从而增强出口企业抵御需求冲击的抗风险能力。一方面,相较于边缘企业,贸易网络中心企业获取融资的能力更强。具体而言,居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与外部市场拥有广泛紧密的网络链,其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来源渠道,降低了中心企业获取融资的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居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市场地位和偿债能力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释放积极信号,通过降低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来获得充足的信用贷款,提高企业的外源融资水平(Hua et al., 2016)^[29]。良好的融资状况有助于提高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促使企业在面临外部需求变化时更为适当和灵活地进行战略调整,分散和降低风险,进而稳定企业出口水平(佟家栋和余子良, 2013)^[30]。另一方面,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有助于企业接触更多的价值链上游行业供应商,拓宽中间品进口来源渠道,从而获取多元化、高质量和高技术的进口中间品投入。多元化的中间品投入供给,能够通过稳定的中间品供给流维持企业生产和出口的正常运转,进而减轻需求冲击对出口波动的影响(Caselli et al., 2020)^[31]。同时,高技术含量或高质量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技术溢出和质量传递机制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余森杰, 2010)^[32],激励国内企业扩大出口产品种类,提升出口产品质量(Goldberg et al., 2009)^[33],从而通过风险分散和竞争逃离效应增强企业抵御需求冲击的能力(彭书舟和张胄, 2022)^[34]。综上,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效应机制和网络资源捕获机制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出口抑制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造与变量设置

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首先构建如模型(1)所示的基准回归模型,检验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进一步地,构造模型(2)考察企业贸易网络地位对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出口抑制效应的缓解作用。

$$export_{ft} = \beta_0 + \beta_1 Dshock_{ft} + \varphi X_{ft} + \mu_f + \theta_t + \varepsilon_{ft} \quad (1)$$

$$export_{ft} = \beta_0 + \beta_1 Dshock_{ft} + \beta_2 pagerank_{ft} + \beta_3 Dshock_{ft} \times pagerank_{ft} + \varphi X_{ft} + \mu_f + \theta_t + \varepsilon_{ft} \quad (2)$$

其中, $export_{f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的出口规模,使用企业出口贸易额的对数衡量; $Dshock_{ft}$ 为企业 f 在 t 年受到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水平; $pagerank_{ft}$ 为企业 f 在 t 年的贸易网络中心度,用以衡量企业贸易网络地位; μ_f 和 θ_t 分别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ft} 代表随机扰动项; X_{ft} 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企业利润率、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资产负债率等。此外,为缓解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将回归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2. 变量设置

(1) 核心解释变量: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是指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对国内企业产生的负向需求冲击。借鉴 Aghion 等(2019)的做法,本文构建了企业层面相对外生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指标^①。构建思路如下:假设本国企业 f 在初始期 t_0 对国家 c 出口 HS6 分位的产品 p 。使用 M_{cpt} 表示 c 国在 t 时期 ($t > t_0$) 从所有国家(除中国外)进口产品 p 的贸易额,以衡量 c 国在 t 时期对产品 p 的需求规模;使用权重 w_{fcpt_0} 表示企业 f 在初始期 t_0 对国家 c 出口产品 p 的贸易额与企业 f 在初始期 t_0 出口贸易总额的比值,以衡量企业 f 对 c 国 p 产品需求市场的风险敞口。值得注意的是, w_{fcpt_0} 是基于初始期 t_0 的不变值,因此对于 t 时期而言, w_{fcpt_0} 是一个相对外生的常数。由此,本文得到如下关系式:

$$Dshock_{ft} = - \sum_{c, p} w_{fcpt_0} \times \Delta M_{cpt} \quad (3)$$

其中, $Dshock_{ft}$ 代表国际需求萎缩冲击; $\Delta M_{cpt} = (M_{cpt} - M_{cpt-1}) / [\frac{1}{2}(M_{cpt} + M_{cpt-1})]$,代表相邻两期之间国家 c 对进口产品 p 的需求变动率,其数值越大,表示国家 c 对产品 p 的需求变动越大。企业风险敞口的数值越大,企业对国家 c 产品 p

^①企业遭遇的国际需求变化由能够反映外部需求变动的 ΔM_{cpt} 和关联到企业层面的风险敞口 w_{fcpt_0} 两部分构造而成。对于企业来说, ΔM_{cpt} 的变化是外生的,而固定在基期的权重 w_{fcpt_0} 又排除了企业 t ($t > t_0$) 期的内部变化对企业基期出口决策的影响。因此,该方案尽可能保证了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指标的相对外生性。

的市场需求变化越敏感。因此，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指标的数值越大，意味着本国企业面临的国际需求市场越紧缩，企业遭遇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程度越高。

(2) 关键变量：企业贸易网络地位。借鉴吕越和尉亚宁（2020）的研究，本文使用贸易网络中心度（PageRank 值）来衡量企业贸易网络地位。首先，以国家（地区）为节点，根据是否存在贸易往来以及贸易强度，本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工具构造了中国 HS6 分位出口产品的有向加权贸易网络，并计算出各年份国家—产品层面的 PageRank 值^①。其次，保留测得的国家—产品层面 PageRank 值的中国样本，并根据 HS6 分位编码（统一至 HS1996 版本）匹配至中国海关数据库。最后，构造企业层面的贸易网络中心度指标。考虑到企业可能同时出口多种产品，本文以普通平均方式构造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指标，公式如下：

$$pagerank_{ft} = \frac{\sum_p PageRank_{fpt}^{CHN}}{NUM_f} \quad (4)$$

其中，下标 f 、 t 、 p 分别表示企业、年份、产品； $PageRank_{fpt}^{CHN}$ 是中国在 t 年产品 p 的出口贸易网络中的贸易网络中心度； NUM_f 表示企业 f 出口的产品种类数目； $pagerank_{f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的贸易网络中心度，数值越大，代表企业贸易网络地位越高。

(3) 控制变量：①企业年龄，即所处年份与开设年份的差值，取对数表示；②资本密集度，即资产总额与职工人数的比值；③企业利润率，使用营业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表示；④企业所有制类型，以国有企业为参照设置虚拟变量；⑤资产负债率，使用负债合计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表示。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CEPII-BACI 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处理与匹配过程具体如下：第一，使用 CEPII-BACI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企业层面相对外生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指标，并参考田巍和余淼杰（2013）^[35] 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方法，将样本匹配至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第二，使用 CEPII-BACI 数据库提供的 1996—2019 年世界各国 HS6 分位产品的双边出口贸易数据，经 Gephi 和 Python 软件批处理得到商品层面的 PageRank 中心度；然后筛选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所有出口企业，将商品层面的 PageRank 中心度匹配至中国海关数据库，进而测得企业层面的贸易网络 PageRank 值^②。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①限于篇幅，有向加权贸易网络的具体构造步骤及 PageRank 算法阐释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询”栏目查阅、下载。

②需说明的是，特征事实分析使用的样本为 CEPII-BACI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因此样本区间为 2000—2019 年，且由于无法获得 2017—2019 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将 2017—2019 年的企业风险敞口使用 2016 年的结果近似替代。而实证分析样本需进一步匹配至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因此样本区间为 2000—2013 年。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port_{it}$	出口规模	912 228	6. 4048	4. 9316	0. 0000	19. 1885
$Dshock_{it}$	国际需求萎缩冲击	912 228	-0. 0130	0. 2256	-0. 7845	0. 8602
$pagerank_{it}$	企业贸易网络地位	912 228	0. 1071	0. 0987	0. 0000	0. 3476
age_{it}	企业年龄	911 778	2. 0775	0. 7147	0. 0000	7. 6069
cap_{it}	资本密集度	907 186	0. 0047	0. 2690	0. 0000	3. 4840
$profitrate_{it}$	企业利润率	911 032	0. 0000	0. 3297	-25. 8775	14. 0070
$type_{it}$	所有制类型	912 228	0. 0494	0. 2167	0. 0000	1. 0000
$assetlia_{it}$	资产负债率	912 054	0. 5582	0. 2703	0. 0201	1. 3721

(三) 特征事实分析

1. 企业层面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演变趋势

图 1 展示了 2001—2019 年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年均变化趋势。2001 年入世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规模和范围持续扩大，企业面临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呈下行趋势。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企业面临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骤然上升，达到历史峰值。尽管在危机次年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有所回落，但在 2011 年后仍然呈波动上升态势。2019 年企业面临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大致相当于入世初期的水平，居于历史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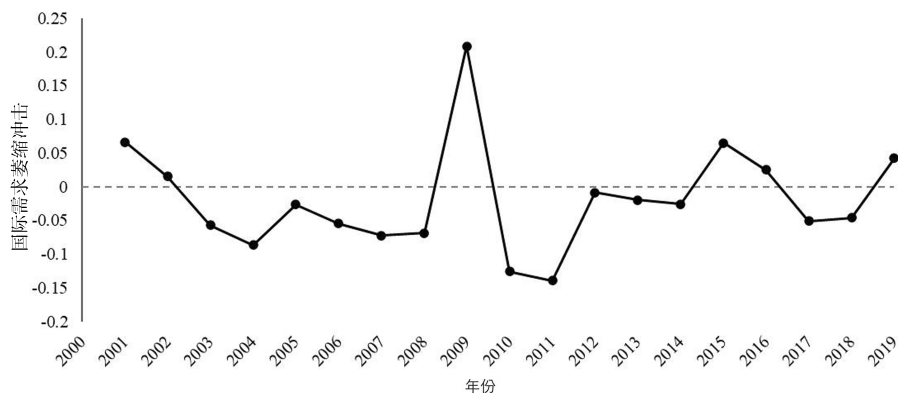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变化趋势

2. 异质性企业的贸易网络中心度演变趋势

图 2 (a) 刻画了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演变趋势。2001 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贸易网络中心度均在提升，且差距不断缩小。在金融危机发生及恢复期间，加工贸易企业的网络中心度下跌，与一般贸易企业持平，此后两者位势发生转换，一般贸易企业逐渐超过加工贸易企业，并有望进一步拉开差距。图 2 (b) 刻画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贸易网络中心度演变趋势。2000—2013 年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贸易网络中心度均缓慢提升。其中，民营

和外资企业的贸易网络中心度相对较高，国有企业最低。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出口的核心因素（Melitz，2003）^[36]。现有研究表明，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率最高，民营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低（杨汝岱，2015）^[37]。因此，在生产率的牵引下，中国企业的贸易网络中心度可能呈现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高于国有企业”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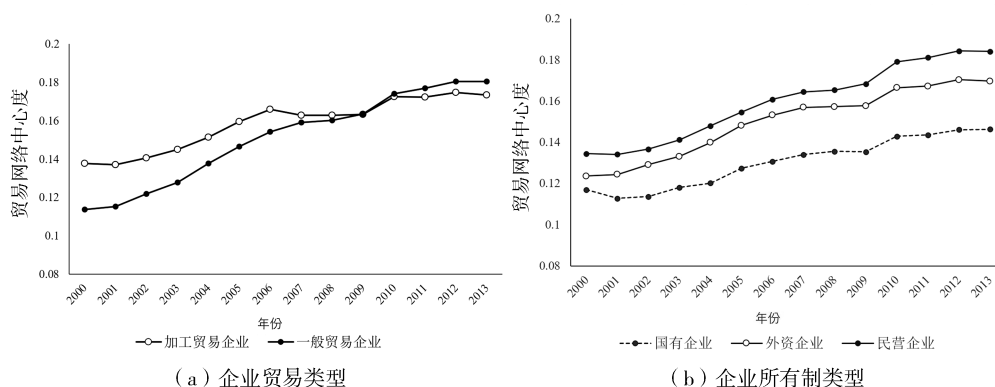


图2 异质性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演变趋势

3. 相关性分析

为观察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与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使用分仓散点图^①对上述变量进行描述分析。图3显示，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与出口规模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贸易网络地位越高的企业出口规模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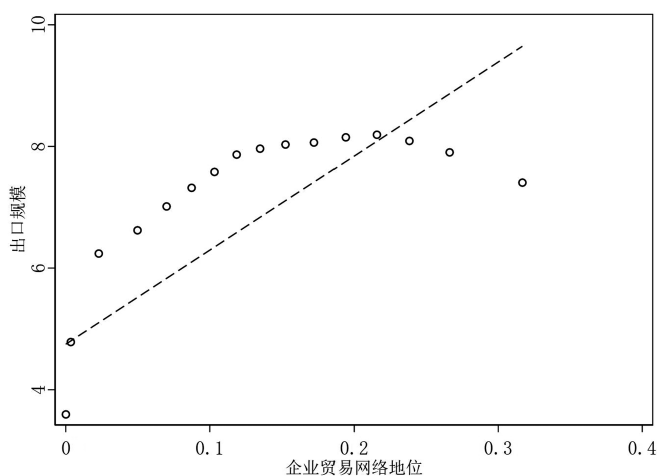


图3 散点图分析

①由于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量很大，仅观察普通散点图难以清晰辨别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函数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分仓散点图，通过分组聚类的方法减少散点数量，这样既能清晰绘制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函数关系，又可以保证散点图的分布格局与总体分布相似，且拟合曲线斜率不变。

四、实证分析与讨论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首先,第(1)列和第(2)列仅汇报了模型(1)的结果,即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其中第(1)列仅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第(2)列引入可能影响企业出口的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规模。平均而言,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每上升1个单位,企业出口规模下降11.81%。其次,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根据贸易网络中心度均值将样本分为低贸易网络地位和高贸易网络地位企业两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第(3)列和第(4)列所示。结果表明,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显著降低了低贸易网络地位企业的出口规模,但对高贸易网络地位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提升贸易网络地位可能有助于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对企业出口的抑制效应。最后,为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本文采用调节效应模型(2)继续检验,结果如第(5)列所示。结果表明,国际需求萎缩冲击与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结论稳健。由此,本文的假说1得以验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全样本	全样本	低贸易网络地位 企业样本	高贸易网络地位 企业样本	全样本
$Dshock_{it}$	-0.1230*** (0.0162)	-0.1181*** (0.0162)	-0.1586*** (0.0227)	-0.0284 (0.0228)	-0.1019*** (0.0160)
$Dshock_{it} \times pagerank_{it}$					0.4508*** (0.1547)
$pagerank_{it}$					9.1143*** (0.0892)
age_{it}		0.5727*** (0.0164)	0.4629*** (0.0202)	0.5816*** (0.0262)	0.4430*** (0.0160)
cap_{it}		0.3627* (0.2098)	0.1456 (0.2363)	0.9183** (0.3871)	0.4905** (0.2038)
$profitrate_{it}$		0.2217* (0.1347)	0.1836 (0.1141)	41.5888 (33.3696)	0.2200* (0.1306)
$type_{it}$		-0.1691*** (0.0397)	-0.0946** (0.0459)	-0.1489** (0.0679)	-0.1591*** (0.0386)
$assetlia_{it}$		0.3737*** (0.0304)	0.2313*** (0.0415)	0.3302*** (0.0415)	0.3219*** (0.0296)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5.4101*** (0.0220)	4.4050*** (0.0348)	3.1773*** (0.0465)	6.5832*** (0.0502)	3.9383*** (0.0343)
观测值	912 228	905 626	494 084	411 542	905 626
R ²	0.0204	0.0255	0.0262	0.0147	0.0597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表中第(5)列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了均值中心化处理(下表相应部分做相同处理)。

(二) 稳健性检验

第一, 替换指标。为了衡量企业的冲击应对能力,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出口规模替换成出口韧性指标。借鉴贺灿飞和陈韬 (2019)^[38] 方法, 本文使用 2009—2013 年各年份企业的出口贸易额 $export_{ft}$ 相较于 2008 年企业出口额 $export_{f2008}$ 的偏离度衡量出口韧性, 即 $resi_{ft} = (export_{ft} - export_{f2008}) / export_{f2008}$ 。这一变量的数值越小, 说明相较于金融危机时期出口额下降得越明显或反弹越乏力, 即出口韧性越低, 反之则越高。替换指标后的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3 第 (1) 列, 结果表明, 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有助于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抑制作用。此外, 本文还替换了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测度方式。借鉴吕越和尉亚宁 (2020) 方法, 本文使用企业某一产品的出口额占该企业总出口额的比重对产品贸易网络中心度进行加权平均^①, 以此构建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指标, 检验结果如表 3 第 (2) 列所示, 结论稳健。

第二, 考虑到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滞后性, 本部分将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和企业贸易网络地位均滞后一期, 并重新代入模型 (2) 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3 第 (3) 列所示, 结论稳健。

第三, 为了控制行业和地区层面可能存在的时变因素的影响, 本部分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检验结果如表 3 第 (4) 列所示, 结论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指标		滞后项	行业和地区固定
	(1)	(2)	(3)	(4)
$Dshock_{ft}$	-0.1099*** (0.0110)	-0.1029*** (0.0160)	-0.1163*** (0.0300)	-0.1381*** (0.0160)
$Dshock_{ft} \times pagerank_{ft}$	0.4856*** (0.1009)		0.7256*** (0.1919)	0.4023*** (0.1561)
$pagerank_{ft}$	0.0818 (0.1116)		6.3837*** (0.0943)	8.7211*** (0.0889)
$Dshock_{ft} \times pagerank2_{ft}$		0.4226*** (0.1385)		
$pagerank2_{ft}$		8.7684*** (0.086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1.1923*** (0.0505)	3.9313*** (0.0343)	4.8831*** (0.0423)	10.8887*** (3.8176)
观测值	250 126	905 626	684 890	905 626
R ²	0.0534	0.0605	0.0326	0.0761

①计算公式为 $pagerank_{ft} = \sum_p [(X_{fpt} / \sum_p X_{fpt}) \times pagerank_{pt}^{CHN}]$, 其中, 下标 f 、 p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产品和年份, X_{fpt} 是企业 f 在 t 年出口产品 p 的出口额。

(三) 内生性问题处理

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本身是企业出口贸易的结果，因此企业的出口表现可能会反向影响其贸易网络地位，从而引发内生性问题。对此，本文借鉴商辉等（2022）、杨志浩（2023）^[39]的做法，构造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工具变量（IV）来解决上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如下：

$$IV_{ft} = \sum_{p, p \in P} S_{fp_{t_0}} \times G_{pt} \quad (5)$$

其中， P 代表企业出口产品 p 的集合，记为 $p \in P$ ； $S_{fp_{t_0}}$ 代表企业 f 在基期（ $t_0 = 2000$ ）出口产品 p 的PageRank中心度初始份额； G_{pt} 是出口产品 p 在 t 年的PageRank中心度相对于基期的总体增长率。该工具变量的构造思想是，采用企业层面初始份额构成和产品层面贸易网络中心度的总体增长率来模拟样本期间各年的估计值。一方面，该估计值与实际值高度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将权重固定在基期，并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该工具变量不会与模型中影响企业出口规模的残差项相关，因此，一定程度上满足外生性要求。表4汇报了工具变量估计的两阶段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因此相关性成立；第二阶段结果表明，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仍有助于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表4 工具变量回归

项目	第二阶段回归	第一阶段回归	
	$export_{ft}$	$pagerank_{ft}$	$Dshock_{ft} \times pagerank_{ft}$
$Dshock_{ft}$	-0.0630 (0.0344)		
$Dshock_{ft} \times pagerank_{ft}$	11.6676*** (2.6283)		
$pagerank_{ft}$	76.2985*** (7.1182)		
IV_{ft}		-0.0016*** (0.0001)	
$Dshock_{ft} \times IV_{ft}$			-0.0083*** (0.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858 916	858 916	858 916
C-D Wald F 统计量		54.641	
K-P Wald F 统计量		63.204	

(四) 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对企业贸易网络地位通过增强网络信息效应和网

络资源捕获能力发挥作用进行检验，设定模型如下：

$$mechanism_{ft} = \alpha + \beta pagerank_{ft} + \varphi X_{ft} + \mu_f + \theta_t + \varepsilon_{ft} \quad (6)$$

其中， $mechanism_{ft}$ 是机制变量。由于网络信息效应和网络资源捕获很难被直接观测，本文选择代理变量对其进行识别。对于信息效应机制，已有文献做出了有益讨论，一般认为，地理距离越遥远，信息不对称性越强。借鉴现有文献的思路（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40]；铁瑛和刘逸群，2021），本文基于距离概念识别企业贸易网络中的信息效应机制，并利用 CEPII 地理信息数据库提供的各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识别了企业的平均出口距离，公式为 $avedis_{ft} = \sum_c (exp_{fct} / \sum_c exp_{fct}) \times Distance_{CHN, c}$ 。其中， $avedis_{ft}$ 代表企业 f 在第 t 年的平均出口距离； exp_{fct} 代表企业 f 在第 t 年向国家 c 的出口贸易额， $\sum_c exp_{fct}$ 表示企业 f 在第 t 年的出口总额； $Distance_{CHN, c}$ 代表中国和出口目标国家 c 的首都间距离。检验结果如表 5 第（1）列所示，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平均出口贸易距离。这也间接表明，企业贸易网络地位越高，克服信息壁垒的能力越强。因此，本文认为，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能够增强贸易网络的信息效应，降低出口目的国的信息不对称性，减少企业出口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对于网络资源捕获机制，企业贸易网络地位可以通过获取资金和中间品等网络资源增强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从而缓解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影响。本文使用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吕越和盛斌，2015）^[41]，使用企业中间品进口规模来衡量企业中间品进口能力，将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指标和中间品进口能力指标作为网络资源捕获的代理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5 第（2）列和第（3）列所示。结果表明，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显著增强了企业获取外部融资和中间品进口的能力。良好的融资状况和稳定的中间品供给能够维持企业生产和出口的正常运转（Caselli et al., 2020；彭书舟和张胄，2022），帮助企业在面临外部需求变化时更为灵活地进行战略调整，进而减缓国际需求萎缩冲击对出口稳定的影响。综上，本文假说 2 得以验证。

表 5 机制检验

变量	网络信息效应机制	网络资源捕获机制	
	(1)	(2)	(3)
$pagerank_{ft}$	0.3719*** (0.0007)	0.0031*** (0.0005)	6.4411*** (0.09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221*** (0.0003)	0.0020*** (0.0004)	3.3556*** (0.0449)
观测值	905 626	887 924	905 626
R ²	0.5944	0.0426	0.0238

五、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进一步从出口国家特征、出口产品种类特征、需求网络结构特征等^①异质性方面探讨国际需求萎缩冲击背景下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稳外贸”效应。

(一) 出口国家特征

世界贸易网络的空间布局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 (Fagiolo et al., 2010)^[42], 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需求冲击传导的范围以及贸易网络地位发挥优势的大小。为探讨受不同国家需求冲击的企业异质性, 本文测算了出口贸易网络中各国的 PageRank 值, 并参考杨俊玲和鞠芳煜 (2022)^[43] 对中心和外围国家进行划分。考虑到企业出口市场的多样性, 本文将出口的中心国家数目大于外围国家数目的企业划为主要受中心国家需求冲击的企业, 反之则识别为主要受外围国家需求冲击的企业。其中, 中心国家组企业的异质性虚拟变量 (*dummy*) 取 1, 外围国家组企业取 0, 并在原有模型 (2) 基础上增加 *dummy* 与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6 第 (1) 列所示。结果显示, 三重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企业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心国家组企业的调节作用显著弱于外围国家组企业。这说明, 来自外围国家的需求冲击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 而在负面影响更强烈的市场, 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调节作用更显著。可能的解释是, 相较于中心国家组, 外围国家组内部市场差异较大, 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等不确定因素较多, 容易引起市场需求的剧烈波动, 而中心国家的市场需求则较为稳定。

(二) 出口产品种类特征

根据资产组合理论, 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应尽可能多样化和分散化, 分散化的投资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风险。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企业—产品的细分数据, 本文根据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特征将企业划分为单产品企业和多产品企业, 其中多产品企业的 *dummy* 取 1, 单产品企业取 0, 回归结果如表 6 第 (2) 列所示。结果显示, 三重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多产品企业受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调节影响显著强于单产品企业。可能的解释是, 分散出口市场风险是贸易网络缓解需求萎缩冲击的重要原因, 然而, 不同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即需求存在异质性。在遭遇需求萎缩冲击并借助贸易网络转移出口市场时, 新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可能与旧市场迥异, 单产品企业受制于产品种类单一化, 难以有效满足新市场的异质性需求; 相反, 得益于多样化的出口产品种类, 多产品企业更有可能响应新市场的异质性需求, 进而充分发挥贸易网络的市场需求风险分散作用。因此, 贸易网络对冲了多产品企业遭遇的需求萎缩冲击, 但对单产品企业面临的需求萎缩冲击未见显著影响。

^①本文还基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视角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限于篇幅, 相关回归结果查阅同前。

(三) 需求网络结构特征

在出口贸易网络中,企业可能面对单个或多个需求市场,形成自身的需求网络结构。需求网络结构特征由贸易伙伴关联数目和规模分布两方面同时决定,贸易伙伴数目越多、出口产品范围越广的企业面对的需求网络分散程度越高,即需求网络集中程度越低。本文借鉴 Herskovic 等(2020)^[44],计算企业需求网络的赫芬达尔指数,以衡量企业销售的需求网络集中度^①,并根据中位数将企业划分为高需求网络集中度企业和低需求网络集中度企业。其中,高需求网络集中度企业的 *dummy* 取1,反之取0,回归结果如表6第(3)列所示。结果显示,三重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高需求网络集中度企业受贸易网络地位的调节影响显著弱于低需求网络集中度企业。可能的解释是,需求网络集中度高的企业容易对需求市场过度依赖,因此,在遭遇需求冲击时,企业难以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从而削弱了贸易网络的作用;相反地,需求网络集中度越低,企业面临的需求市场结构越分散,而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优势正是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分散化的需求市场结构,使企业有足够的行动力及时调整资源配置和销售布局,进而缓解需求萎缩冲击的不利影响。

表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出口国家特征	出口产品种类特征	需求网络结构特征
	(1)	(2)	(3)
<i>Dshock_{it}</i>	-0.0884 *** (0.0209)	-0.1127 *** (0.0269)	-0.1339 *** (0.0232)
<i>Dshock_{it} × pagerank_{it}</i>	0.6659 *** (0.2051)	-0.0500 (0.2559)	0.8035 *** (0.2277)
<i>pagerank_{it}</i>	11.8443 *** (0.1060)	8.4781 *** (0.1429)	9.6851 *** (0.1239)
<i>Dshock_{it} × pagerank_{it} × dummy</i>	-0.7880 ** (0.3400)	0.8530 *** (0.3259)	-0.5522 * (0.3277)
<i>Dshock_{it} × dummy</i>	0.0323 (0.0331)	0.0054 (0.0328)	0.0533 * (0.0320)
<i>pagerank_{it} × dummy</i>	-7.8042 *** (0.1364)	0.9683 *** (0.1800)	-1.2449 *** (0.17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3.8003 *** (0.0341)	4.0034 *** (0.0361)	3.8917 *** (0.0358)
观测值	905 626	905 626	897 765
R ²	0.0670	0.0598	0.0601

①计算公式为 $concentrate_{it} = \sum_{c,p} (r_{fcpt})^2$, 其中 r_{fcpt} 为企业 f 在第 t 年向目的地 c 出口的产品 p 占企业总出口额的比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稳外贸”是实现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本文从贸易网络视角出发，探讨国际需求萎缩冲击背景下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稳外贸”效应。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国际需求萎缩冲击抑制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规模，而提升企业贸易网络地位有助于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出口抑制效应。第二，机制分析表明，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主要通过网络信息效应机制和网络资源捕获机制发挥“稳出口”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对受外围国家需求冲击影响的企业、多产品企业和需求网络集中度较低的企业而言，企业贸易网络地位能够显著缓解国际需求萎缩冲击的出口抑制效应，但对于受中心国家需求冲击影响的企业、单产品企业和需求网络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则影响不显著。

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经济与贸易的不稳定不确定等因素仍处于不断演变之中。首先，企业作为中国“稳外贸”目标的微观主体，应增强自身的风险洞察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时刻保持对市场风险充分的预见和警惕，尽可能降低市场需求波动的负面影响。其次，企业应积极融入全球贸易网络，持续深化贸易网络伙伴关系，加强对出口贸易网络的掌控，增强网络资源获取的能力，以便在面临市场需求变化时能灵活地调整生产和出口计划。此外，企业应注重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结构调整，积极加强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以匹配贸易网络地位优势，进而增强分散风险的能力。再次，政府应着重加强同中心国家的贸易往来，极力避免“脱钩”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逐步获得枢纽地位离不开其他中心国家的支持，正确处理同其他中心国家之间的贸易网络联系，对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中国应扩大贸易伙伴圈，加强贸易多元化。积极拓展从中心到外围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在加强同中心国家贸易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同外围国家的贸易往来，通过与更多的国家建立竞争合作、长期共存的贸易依赖关系，共同推动国际贸易格局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洪俊杰, 商辉.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轨环流论”: 理论与证据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1): 42-64+205.
- [2] 吕越, 尉亚宁. 全球价值链下的企业贸易网络和出口国内附加值 [J]. 世界经济, 2020, 43 (12): 50-75.
- [3] 刘景卿, 车维汉, 夏方杰. 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分析与国际风险传导应对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 (3): 1-17.
- [4] MAYER T, MELITZ M J, OTTAVIANO G I P. Product Mix and Firm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Trade Competi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1, 103 (5): 874-891.
- [5] 侯欣裕, 孙浦阳. 外部市场需求冲击与企业工资调整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 (10): 53-66.
- [6] AGHION P, BERGEAUD A, LEQUIEN M, et al.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 [R]. NBER Working Paper, 2019, No. 246000.
- [7] 钟腾龙, 余森杰. 外部需求、竞争策略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0): 119-137.
- [8] 苏启林, 赵永亮, 杨子晖. 市场冲击、要素扭曲配置与生产率损失——基于出口企业订单波动的经验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6, 51 (8): 101-115+158.

- [9] 戴觅, 茅锐. 外需冲击、企业出口与内销: 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 [J]. 世界经济, 2015, 38 (1): 81-104.
- [10] 刘庆林, 綦建红. 国际贸易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综述 [J]. 经济学动态, 2004 (7): 96-99.
- [11] MAOZ Z, RANAN D K, TERRIS L, et al.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6, 50 (5): 664-689.
- [12] 马述忠, 任婉婉, 吴国杰. 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J]. 管理世界, 2016 (3): 60-72.
- [13] 吴群锋, 杨汝岱. 网络与贸易: 一个扩展引力模型研究框架 [J]. 经济研究, 2019, 54 (2): 84-101.
- [14] TODO Y, NAKAJIMA K, MATOUS P. How Do Supply Chain Networks Affect the Resilience of Firms to Natural Disasters?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5, 55 (2): 209-229.
- [15] 胡昭玲, 高晓彤. 企业贸易网络对出口恢复的影响研究 [J]. 世界经济, 2022, 45 (5): 113-136.
- [16] BELLAMY M A, GHOSH S, HORA M. The Influence of Supply Network Structure on Firm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4, 32 (6): 357-373.
- [17] 商辉, 陈洋, 鲁安邦. 国际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行为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11): 18-34.
- [18] KAO T, SIMPSON N C, SHAO B B, et al. Relating Supply Network Structure to Productive Efficiency: A Multi-stag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7, 259 (2): 469-485.
- [19] 陈平, 郭敏平.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与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贸易网络地位的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11): 45-61.
- [20] DI GIOVANNI J, LEVCHENKO A A, MEJEAN I. Firms, Destinations,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J]. Econometrica, 2014, 82 (4): 1303-1340.
- [21]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2] 刘洪愧. 不确定冲击下中国企业出口能力研究 [J]. 经济研究, 2022, 57 (10): 103-120.
- [23] 胡馨月, 宋学印, 陈晓华. 不确定性、互联网与出口持续时间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 460 (4): 62-77.
- [24] 铁瑛, 刘逸群. 贸易中介、信息不对称与不稳定出口关系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405 (12): 107-126.
- [25] CHANEY T.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11): 3600-3634.
- [26] LINTON C F.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J]. Social Networks, 1979, 1 (3): 215-239.
- [27] DAS S, ROBERTS M J, TYBOUT J R. Market Entry Costs, Producer Heterogeneity, and Export Dynamics [J]. Econometrica, 2007, 75 (3): 837-873.
- [28] FUGAZZA M, MOLINA A C. On the Determinants of Exports Survival [J].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Revue Canadienne d'Études du Développement, 2016, 37 (2): 159-177.
- [29] HUA S, YU K, GANGULY A, et al. Supply Chain Network,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ME Credit Quality [J].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2016, 116 (4): 740-758.
- [30] 佟家栋, 余子良. 系统性企业外部融资冲击与美国出口波动 [J]. 世界经济, 2013, 36 (8): 84-99.
- [31] CASELLI F, KOREN M, LISICKY M, et al. Diversification Through Trad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 (1): 449-502.
- [32] 余淼杰.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J]. 经济研究, 2010, 45 (12): 97-110.
- [33] GOLDBERG P, KHANDELWAL A, PAVCNIK N, et 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New Imported Inpu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 (2): 494-500.
- [34] 彭书舟, 张胄.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波动? [J]. 财贸研究, 2022, 33 (9): 1-14.
- [35] 田巍, 余淼杰.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3 (1): 28-44.

- [36]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 (6): 1695-1725.
- [37] 杨汝岱.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5, 50 (2): 61-74.
- [38] 贺灿飞, 陈韬. 外部需求冲击、相关多样化与出口韧性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7): 61-80.
- [39] 杨志浩. 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节能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4): 18-35.
- [40] 曹春方, 贾凡胜. 异地商会与企业跨地区发展 [J]. *经济研究*, 2020, 55 (4): 150-166.
- [41] 吕越, 盛斌. 融资约束是制造业企业出口和 OFDI 的原因吗? ——来自中国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 (9): 13-21+36+127.
- [42] FAGIOLO G, REYES J, SCHIAVO S.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Trade Web: A Weighted-network Analysis [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0, 20: 479-514.
- [43] 杨俊玲, 鞠芳煜. 全球贸易网络的演化及“去核心化”分析——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例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5 (3): 141-150.
- [44] HERSKOVIC B, KELLY B, LUSTIG H, et al. Firm Volatility in Granular Network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 (11): 4097-4162.

Negative International Demand Shocks, Trade Networks, and China's Goal of "Stabilizing Foreign Trade"

SANG Baichuan WANG Xuan

Abstract: "Stabilizing foreign trade"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pillar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networ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abilizing foreign trade" effect of enterprise trade network statu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gative international demand shocks. Utilizing matched data from the China Customs Database, the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the CEPII-BACI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per quantifies firm-level indicators of relatively exogenous international demand shocks and trade network statu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negative international demand shocks hinder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s. However, the negative impact is mitigated by improving the trade network status of these enterprises. Mechanism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rade network status alleviates the adverse effects through channels such as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effect and access to network resourc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trade network status primarily alleviates the impact of negative international demand shocks from peripheral countries and for multi-product enterprises as well as enterprises with low demand network concentration. In a complex and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is study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stabilizing the foundational aspect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Keywords: Negative International Demand Shocks; Enterprise Trade Network Status; Stabilizing Foreign Trade

(责任编辑 张晨焱)